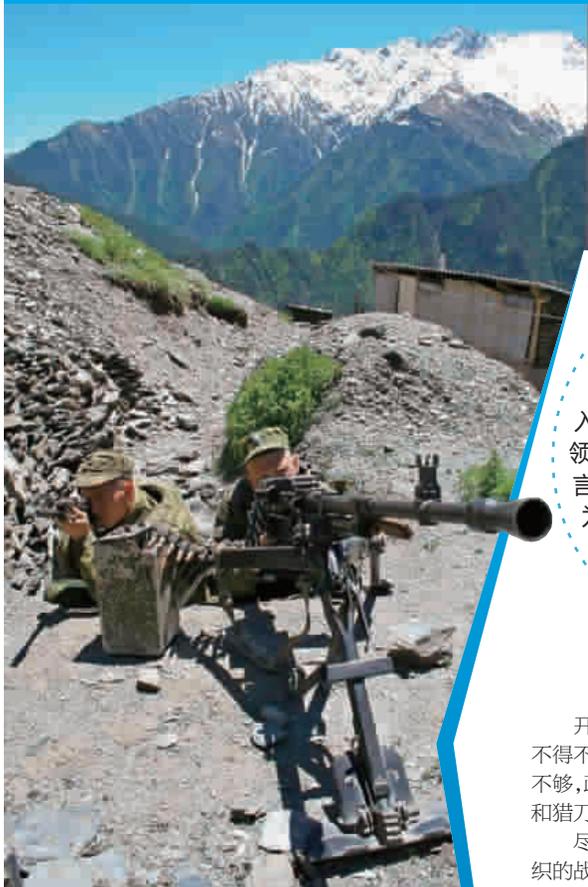


驴耳山1999: 俄伞兵粉碎极端组织



▲ 俄军重机枪手守卫驴耳山 ▼ 车臣匪帮



1999年8月7日,车臣军阀巴萨耶夫与哈塔卜为首的极端组织“维和旅”侵入俄罗斯联邦达吉斯坦境内,占领坦多、拉卡塔等七座村庄,扬言要对莫斯科发起“全面圣战”。为维护国家统一,10日,俄总统普京下令组建应急指挥部,发起粉碎极端组织的作战。

三将军险丧命

开战之初,俄正规军数量太少,政府不得不从当地农民中招募民兵,由于武器不够,政府甚至要求商店上缴出售的猎枪和猎刀,来武装临时组建的民兵队伍。

尽管武器简陋,但民兵在抗击极端组织的战斗中表现英勇,他们在加加特利村阻击极端组织时打光了子弹,就用石头作战,还设法用工程炸药引爆了悬在敌人头上的山崖,砸死了包括巴萨耶夫弟弟在内的数十名匪徒。

虽然民兵奋起抵抗,极端组织仍然占领了达吉斯坦的大片土地,他们在山地、丘陵等制高点上构筑火力点,用重武器轰击毗邻的俄军集结区域。8月9日,巴萨耶夫匪帮占领博特利赫村西面海拔1500米的驴耳山,匪徒不仅能居高临下观察俄军动态,还能用炮火轰击临近的一处俄军直升机起降场。10日,俄内务部情报局长、内务部队副司令、内务部组织总局副局长三位将军乘坐的直升机在

着陆时就遭到炮击,三人都受了重伤。为避免继续受到骚扰,俄军应急指挥部决心夺回驴耳山。

打中两眼之间

12日,俄军出动米-24直升机对驴耳山投射集束炸弹和精确制导炸弹,接着又用“冰雹”火箭炮对山头覆盖射击。次日,俄军派出以近卫第7空降师近卫第108伞兵团为主力的攻击部队,在库斯金少校指挥下发起突击。一名伞兵回忆:“凌晨5时30分,我们在内务部一个特战小组引导下摸到山脚下,然后兵分两路。一组人留下来构筑迫击炮阵地,另一组在库斯金率领下冲击山顶。”

俄伞兵动作突然而迅速,未等匪徒反应过来便占领山顶,但这只是一场血战的开始。“约6时,我们发现只有五名匪徒企图爬上来,库斯金命令射击,沉闷的枪声宣告新的血战开始了。”俄军刚击退匪徒的试探性攻击,就招来对方疯狂报复,“俄军之前的火力准备没起什么作用,隐蔽良好的匪徒在附近山头上用狙击步枪、火箭筒和迫击炮射击。车臣狙击手很厉害,能击中俄军士兵的两眼之间,我们的通信兵、机枪手和军官是其重点打击目标。”

在火力掩护下,约20名匪徒再次冲到俄军阵地前,但他们无法穿越俄军的火网。双方反复拉锯,俄伞兵的体力消耗到极限,“每每会一下子栽倒在地,马上进入梦乡,任凭子弹在头上嗖嗖飞过”。战斗持续到15日上午,极端组织发起了大规模集团冲锋,“他们几乎突破了我们的第一道防线,库斯金迅速组织反冲击,才勉强稳住了防线”。随即,匪徒向山头倾泻迫击炮弹,“俄军伤亡很重,库斯金不得不将最后一支预备队投入战斗,到最后,连库斯

金都牺牲了”。

就在俄伞兵弹尽粮绝之时,一支步兵分队及时赶到山顶,同时米-8直升机冒着炮火运来了弹药。可是,俄军的伤亡仍在增加。接替库斯金指挥的沙耶夫少校也牺牲了。指挥部决定,山顶的俄军在炮火掩护下暂时撤退……

用飞机炸平山头!

18日,休整后的俄伞兵试图从山后迂回攻击山顶守敌,但他们被发现了,奇袭变成了强攻。随军记者巴巴金记述了伞兵的愤怒:“一名刚从前线下来的连长大发雷霆,他的耳朵被炮声震得半聋了,所以嗓门很大,他抱怨为什么非让士兵冒着敌人火网突进——他的连有一半的人因此丢了性命。”连长的抱怨,变成所有人对指挥部的不满——为什么俄军不去发挥航空兵优势,用空袭粉碎敌人的顽抗呢?

21日,俄军指挥部终于决定用苏-25强击机打击驴耳山。经过连续两天的“定点清除”后,山上的枪声终于稀疏下来,指挥部判断匪徒的多数火力点都被炸毁,他们的补给线也被切断了。不久,侦察兵报告,匪徒已撤出山顶阵地。这一次,俄军兵不血刃地重占驴耳山,他们终于能从高处炮击匪徒据点,掩护装甲集群对其进行扫荡。

极端组织不甘心失败,他们和俄军打起“游击”,并在村庄内外设置诡雷,让俄军寸步难行。“我们每占领一栋房子,先得往里面扔几枚手榴弹,再进入搜查。”一名伞兵后来说。但最终,占优势的俄军还是收复了达吉斯坦失地,并打响了解放车臣的战役。

于晓晶



上将遇刺,欧洲“吓出冷汗”

今年底,美国领导北约在北欧举行冷战后规模空前的军演——“三叉戟接点”,矛头直指俄罗斯,俄方也以导弹试射回应,军事对峙景象让欧洲人忧心忡忡。鲜为人知的是,这种危机局面曾在30多年前真实地出现在欧洲,而起因却是一次未遂刺杀。

极端手段

20世纪80年代初,美苏冷战的焦点集中在联邦德国(西德),美国为首的北约密集举行“重返德国”演习,企图在“第三次世界大战”中动用战术核武器,而苏联为首的华约则拟订“七天打到莱茵河”作战计划,志在全面战争中闪击西德。而处在超级大国阴影下的西德,民间也充满愤懑情绪,许多激进组织热衷使用极端手段,让本国摆脱“大国竞技场”的命运。

1981年,西德左翼组织“古德伦·安司林突击队”把暗杀对象锁定为驻欧美国陆军总司令克罗森上将,认为他幕后主宰着西德,让这个看似欧洲最富庶的国家变成美国的“军事殖民地”。让激进组织不满的是,克罗森粗暴干涉西德内政,坚持在此部署中子弹等战术核武器,这形同让西德变成苏联和华约的“活靶子”。

命悬一线

经过堪称专业的情报活动,突击队掌握了克罗森的活动规律,随



◀ 遇袭现场
▼ 克罗森
对部队训话



即做好准备。1981年9月15日,克罗森携妻子罗伊娜驾驶奔驰轿车去看牙医,行至海德堡街道时,突然飞来一枚火箭弹,车辆戛然而止,埋伏在路边的袭击者立即用AK-47步枪扫射。经历过越战的克罗森反应灵敏,他不顾几个轮胎被打坏,急打方向盘,从狭窄街道脱离。顺便提一下,克罗森夫妇的座车是带防弹钢板的,挡住了多数高速枪弹,但罗伊娜后来回忆:“我看见丈夫的脖子上流着血,原来车窗玻璃被打碎,破片把他划伤了。”

克罗森遇刺后,北约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渲染称:“我们必须向东方表明,美国面对恐怖袭击时是坚强的。”很显然,美国认定苏联及其盟国要为此负责。很快,西德警方确认袭击是古德伦·安司林突击队所为,但怀疑他们获得华约国家支持,甚至公开点到民主德国(东德)国家安全部(斯塔西)部长梅尔克向武装分子提供“情报帮助”,东德

和苏联方面都予以否认。

危机重重

观察当时的欧洲局势,确实令人提心吊胆。就在克罗森遇刺前,苏联刚举行完“西方-81”演习,1500辆坦克和2000架飞机演绎了经典的“从易北河到莱茵河闪电战”。美国鹰派官员坚信,刺杀克罗森是苏联“挑起战争”的信号,作为回应,美国应进一步在西德部署更多中子弹,粉碎苏联“钢铁洪流”。

对于美国的无端怀疑,苏联高层很恼火。后来叛逃的克格勃上校戈迪埃夫斯基透露,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听说克罗森夫妇安然无恙,才长舒一口气,他非常担心1914年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被刺杀事件重演,“如果拥有毁灭全人类的核武库的美苏不保持冷静和沟通,那该是多么可怕的局面呀”。侯涛



看过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的朋友都知道,海难事故中,有条不紊的惯例,就是“让妇女儿童先上船”,其历史源于英国皇家海军一起沉舰事故。

1852年2月26日,英军运兵舰“伯肯黑德”号从南非开普敦开往阿尔戈阿湾。这艘排水量仅2000吨的军舰超载严重,舰载人员多达643人,来自英军第74苏格兰高地轻步兵团、第91阿盖尔郡团、皇家海军陆战队等,最高指挥官是第74团副团长瑟顿中校。军舰航经南非西南部杭斯拜海岸丹杰角时,在离岸3.2公里的水域触礁,海水从破洞处汹涌而入,船只快速倾斜。此时,舰上两艘大型救生艇因年久失修,入水就沉没了,所有人只能靠剩下的三艘小型救生艇逃生,很显然,这是远远不够的,一时间,场面相当混乱。

为了争夺时间,瑟顿高声喝令所有官兵在甲板上列队集合,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。紧接着,他命令60人去操作链条泵,60人去开救生艇,并带头与其余人员在后甲板列队,希望能把舰艏压翘起来。然而军舰还在下沉,舰长萨蒙德命令所有能游泳的士兵可以跳海,但瑟顿认为太多的人游泳会激起更大的海浪,危及救生艇上的安全,便命令所有官兵继续站在后甲板上,其间只有三名士兵违令跳海。20分钟后,该舰沉入海中,大部分官兵被淹死,还有部分被鲨鱼吃掉,仅有小部分官兵挣扎了12个小时才到岸。

『让妇女儿童先上船』



■ 反映“伯肯黑德”号事件的油画

事故中,舰上643人中,仅有193人成功逃生,9匹战马幸存,幸存者包括含第91团赖特陆军上尉(幸存的最高级别军官)在内的113名陆军官兵、6名陆战队员、54名舰员、7名妇女、13名儿童。值得一提的是,所有妇女儿童均安全获救。而以瑟顿为首的第74团官兵无一生还,此举为苏格兰人赢得荣誉,也为后世留下榜样,“让妇女儿童先上船”成为遇险船的不成文传统准则。英国诗人吉卜林提到的“伯肯黑德训练”,就是对苏格兰人在绝望情况下表现出的勇敢表示高度赞赏。

据说,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命令普军每个团学习这则轶事,使他们明白军人必须有严明纪律,要勇敢面对死亡。南非海军则将“伯肯黑德”号失事海域列为训练基地,1995年还修建纪念碑,以表彰苏格兰人的勇敢。

西渐薄